

## 第二場討論（二）

**【越建東】** 非常謝謝楊老師，因為比較晚開始，所以允許一到五分鐘的討論。

**【伊藤由希子（東京大學COE研究員）】** 我是東京大學COE研究員的伊藤由希子。您的發表非常的有意思。「父後七日」這部電影，原本2011年春天預定在日本公開上映，但因為東日本大震災的影響而延期，很可惜無法觀賞到。在這裡並不是提問，而是提供一些情報和自己的想法。

2009年日本臨床生死學會的大會在東京大學舉行，我們這些COE研究員也在場幫忙，電影「送行者」的原作者，也就是寫《納棺夫日記》的青木新門在公開演講會上為大家演講。

原本在談要改編成電影的時候，青木是很歡迎的。然而聽說當他唸完電影劇本後心情也產生了變化。青木本身是淨土真宗的信徒，透過納棺師的工作，更加深入地探討信仰或宗教的意義，但有關宗教的因素卻在電影中被拿掉。青木認為把宗教因素拿掉等於是沒有面對死者，因此要求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列出來。青木的名字因此沒有在電影中出現。

就像楊教授您剛剛提到的，這部電影雖然將愛與關懷當做主題，然而死卻也是超越日常的東西被間接看到的場面。我認為這部電影刪除超越日常東西的要素，正表示現代日本宗教儀禮呈現方式的一個面向。

**【楊濟襄】** 非常感謝您提供的意見，事實上這個相關的意見我在第10頁註解第8、10有說明這種情況。我認為送行者這部電影不在喪禮的儀式，而在他自己的心靈成長。這種心靈成長，來自於納棺夫本身對亡者生前對自己和家屬有很多不諒解，卻在亡者死後作了溝通而產生了（諒解），所以也幫助家屬去完成死者生前未能完成的遺憾。在這個時候，死亡這件非日常事件，實際上又回到日常的生活。所以在影片中，可以去探討宗教的意識，我們必須回到送行者這部片，導演編劇和原作是分開的，他與「父後七日」作者兼導演的型態是不同的。

【越建東】最後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，這兩篇論文反應了台灣現實生死學的文化。第一篇論文的關心點似乎在說，台灣不缺乏文字上的或者現成理論的論述。台灣缺乏的可能是感性的元素，這又是多元的、不統一的、沒有特殊標準的。也許生死學本身就是感性的積累，所以他要用感性本身來累積。

第二篇論文希望表達台灣標準的喪禮儀式，要達到生死兩安的目的，可是對年輕人而言似乎沒有效果，必須要等到儀式真正結束之後，才能表達自然的情感。送行者這部電影裡面，在儀式之中就可以撫慰亡者和家屬這一點，似乎也表達台灣的不足。這兩篇論文的批判性很強，我們很多地方還要向日本學習。這場很感謝發表者。